

寻根偶感

李志伟

自幼便常听父母提起，龙泉李家曾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然而族谱后来不幸焚毁。在龙泉工作期间，我偶然听闻八都一带可能藏有李氏族谱，虽经多方探寻，却始终未能得见。直至2012年秋，我在拜访一位龙泉青瓷大师时，意外得知其夫人竟与我同族。她透露，八都龙竹村中仍保存着一套族谱。闻此消息，我心中激动不已。

一个周日，我携妻子驾车前往，在八都镇徐镇长的引领下，直奔龙竹村李老先生家中。徐镇长介绍，李老先生为人忠厚，族长将族谱托付给他保管，这一保管便是六十余载。龙泉学前李氏族谱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八仙桌上，蓝白相间的封面透露出家族的气息，仿佛在诉说着家族传承的悠久历史。年近八旬的李老先生缓缓问道：“你太公、爷爷、父亲是哪位？”我恭敬地一一作答。他摇了摇头，表示并不认识。我忽然想起太公曾是龙泉的名人，便提及他的小名。果然，李老先生立刻表示认得，并告诉我，村里曾有两位我家的佃户，几年前刚刚离世。他指着族谱说：“你找到第四本，就能找到你的上辈祖先。”

我小心翼翼地捧起族谱，仔细翻阅，终于在微微泛黄的宣纸上看到了太公和爷爷的姓名、出生年月及生平简历。那一刻，我好似触摸到了从未谋面的太公和爷爷的衣襟，他们慈祥的面容仿佛就在眼前。我心中热血沸腾，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根脉所在。眼含热泪，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，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。从父亲的声音中，我听出了难以掩饰的兴奋与欣慰。

龙泉学前李氏，其始祖可追溯至唐代开国公李靖。李靖的次子曾任平江刺史，他的后代定居于常熟。至唐宋末，为避战乱，李氏三兄弟迁居龙泉，自此在龙泉等地繁衍生息，开枝散叶。

在李氏家族的历史中，有一位远祖尤为值得一提，他便是独捐重金重修济川桥的李浚。据《龙泉县志》记载，李浚，号鹤堂，为贡生出身，一生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。他为人慈孝，疏财仗义，乐善好施，深受乡里敬重。济川桥始建于北宋时期，因年久失修，几近荒废。清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，李浚毅然出资重建此桥。他“拓旧址砌石为墩，桥高四丈，长七十余丈，宽一丈六尺，桥面铺砖，上盖瓦屋七十三间，中矗巍峨”。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三月廿七日，济川桥终于落成，工程耗资一万四百余缗（1缗等于铜钱一千元），用工二万八千余个。此举备受县民赞颂，翰林院侍讲梁同书、内阁中书端木国瑚等名士纷纷为其撰文记颂。

李浚之子李玘田（其墓现存于西街街道官头村）也传承了父亲的家风，乐善好施，修桥铺路，继续为乡里造福。父子两人的善举，成为当地流传百世的美谈，至今仍为人称道。

我曾读到民国时期何浩然先生为族谱所作的序言，他写道：“中华民族如同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，而千百个姓氏则是这棵树上繁茂的枝丫。”这话说得实在精妙！每一个姓氏，都是这棵大树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，却又与整个民族血脉相连。正如李氏族谱所记载的，我们的先祖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，代代相传，既守护着家族的根脉，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浩瀚长河。

每当我翻阅族谱，看到那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，仿佛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与心跳。他们或许是平凡的农夫，或许是名震一方的贤士，但无论身份如何，他们都是这棵大树的一片叶子，为家族的繁茂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而今天的我们，也正站在先辈的肩膀上，继续书写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。

何浩然的话让我更加明白，家族的传承不仅仅是血脉的延续，更是一种精神的接力。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是这棵大树的一片新叶，既要汲取根脉的营养，也要为未来的枝丫撑起一片天空。正如济川桥的重建者李浚父子，他们的善举不仅造福了当时，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。而我们，也应当以同样的责任感与使命感，将家族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，让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，生生不息。



高腔嘹亮

范军

者此后，这位道光、咸丰年间非常出色有声誉的高腔艺人，在神坛村培养了艺人叶增鹤（唱演正生、旦）、叶赞扬（唱演正生）、叶涣洋（唱演正生）、叶樟南（演小生）、叶登荣（演净）、符玉礼（演贴）、符昌榜（演老生）、符昌华（演丑）、符周书（演正旦）等；在大畈村培养了艺人李洋儿（演花旦）、李永春（演二花）、李荣敏（演生）等；另外在丁坑村和钱余村也培养了一批高腔艺人。所谓开花结果，季起养做的正是这样事情。

高腔艺人和农人的区别或许可以作如是观——后者是农耕文明的实践者和承载者，而前者是发现者和演绎者。这块土地，以及土地上的人，是到了有人发现和演绎农耕文明的时刻了。而大山里的松阳，松古平原上的松阳，没有外来者或者说闯入者进行这样的艺术发现与艺术创造，便只能是季起养等将高腔不揣冒昧地吼出来。

高腔嘹亮，千年一吼，竟吼出了精气神，吼出了这块土地上的爱恨情仇、家长里短。他们的信仰、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来处、他们的归宿，都在高腔声声化作绕指柔，成为江南民间风俗的绕梁余音，千年不绝。

比如曲目《耕历山》，主要叙述虞舜在历山开荒

山那边的光

王佳

突然，一滴眼泪落在草稿纸上。小颜慌忙用袖子擦眼睛：“我就是太笨了，怎么都学不会……”

上周家访时，她奶奶说，这孩子每天晚上都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。我蹲下身，轻轻擦掉她的眼泪：“你知道吗？姐姐小时候也经常做不出题，急得直哭。但是只要不放弃，就一定能学会。”

她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但已经不再流泪。我继续说：“你看，这道题你已经画了这么多辅助线，说明你很认真在思考。来，我们换个方法……”

阳光渐渐西斜，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终于，小颜解出了那道题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她兴奋地指着窗外：“姐姐快看！”
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夕阳的余晖染红了整片天空，远处的山峦镀上了一层金边。小颜轻声说：“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时候，因为我知道，山的那一边，有更广阔的世界在等着我。”

我的眼眶有些发热。是啊，在这片大山里，还有无数个像小颜这样的孩子，他们渴望知识，向往远方。而我们这些志愿者，就是连接他们与外面世界的桥梁。

收拾书包时，小颜突然说：“姐姐，我以后也要当老师，回来教更多的小朋友。”

回程的路上，我望着蜿蜒的山路，想起这两年的点点滴滴。从最初的语言不通，到现在的亲密无间；从孩子们怯生生的眼神，到如今自信的笑容，每一步都充满艰辛，但每一步都值得。

邂逅后巷

陶雪亮

元打造的后巷黄酒非遗展示馆。陈贵勇指着排列齐整的一口口大酒缸介绍：2024年酿造了八九万斤黄酒和五六万斤白酒。酒窖封存的白酒尚有十几万斤。

陈贵勇说，后巷黄酒酿造技艺的一个独特之处是：用辣蓼制作的绿曲酿造糯米黄酒。2024年，绿曲就制作了2.8万斤。后巷黄酒还有另外两个独特的地方，一个是后巷与县城的气温不同，温差大，从农历8月下旬，到次年1月都可以酿酒；还有一个是使用的山泉水水质好，清澈，回味甘甜可口。所以酿出来的黄酒相对来说，甜度比较高，入口柔绵，后劲足。糯米黄酒的一个特点是，时间久了，容易变酸。为此，他下功夫研究，终于突破这个瓶颈，得到不会变酸的诀窍：采用巴氏杀菌法，成品酒做好后，通过引进的设备，进行加温杀菌，再灌装。从2016年开始，陈贵勇策划举办了5届后巷黄酒节，第6届开始由石笕乡政府举办，也已举办两届。参加的人数从第一届的五桌，到最多的一届来了八九千人，只能摆起流水席，把大山深处的这个小山村挤了个水泄不通，办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后巷黄酒文化节”。

除了轩辕黄酒，如今，陈贵勇还开发出了轩辕贡酒，以五鞭、酱香、米烧酿造的白酒为特色；最新开发出一款产品注册为嫫祖料酒，让黄酒也可以当料酒使用，以此增加四季的产值。

徜徉在后巷的山间，邂逅了一个“观赏动物园”。孔雀、黑天鹅、柯尔鸭、鹇、鸳鸯等观赏珍禽在各自的天地悠然自乐。在一个黑天鹅养殖场里，见有生人闯入，一只威武的公鹅赶紧跑回岸边的一个窝里，护住几枚硕大的鹅蛋，并不停嘎嘎叫着发出警告。原来，这里就是上过央视2套《生财有道》栏目的浙江蓝海观赏动物养殖基地。一手创办这个基地的陈海清如数家珍，向我们介绍起创业故事。开理发店、养虾都没赚到钱的他，一次偶然看到一档饲养孔雀的电视节目，让他眼前一亮。孔雀被誉为“鸟中

造田，造福百姓的故事。这说明了松阳人以耕种为本的生存观，以及对祖先的崇敬之情；曲目《白兔记》讲述刘知远与李三娘的家庭故事，说明家庭永远是松古平原上农人的幸福归宿，家和万事兴；曲目《脱靴记》又称《班超留任》或《班超脱靴》，讲述班超在任时行使仁政而受百姓爱戴，离任时因受百姓挽留而脱靴留念的故事。这是这块土地上农人质朴的社会公正观，是对理想世界的向往。

所以高腔成了松阳不可替代的民间艺术，它的唱、念、做、打土得纯粹，却也真挚得纯粹。而正因为“纯粹”二字，才能真正感动人心。

回看松阳高腔的燃情时光，恰恰是农耕文明最为发达的明清时期。季起养培养了高腔名旦叶增鹤，此公在高腔的声音、色彩和语言节奏处理上都有过人之处，至今在艺人中广受尊敬。叶增鹤培养了张增照，清光绪年间张增照成为了松阳高腔名旦。由于其技艺出彩还被公推为戏班班主，据说当时的处州太爷也高度赞赏其技艺而收其为义子，由此可知张增照在松阳的声望相当高。

这是松阳高腔的师徒传承，一门戏剧艺术成了农耕文明的代言载体，而只有艺人的薪火相传，才可能让松阳高腔的魂魄千年不变。

回到大学校园后，我依然时常想起山里的孩子们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图书馆自习，手机突然振动起来。

“姐姐！”电话那头传来小颜兴奋的声音，“我考了全班第一！”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我能想象她此刻一定红着脸，眼睛亮晶晶的。

“太棒了！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”

“姐姐，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。”小颜的声音又快起来，“我们村的小图书馆建好了，就是你上次带来的那些书。现在每天放学后，都有好多小朋友来看书。我现在是图书室的小管理员了。我每天都会把书整理得整整齐齐的，就像你教我的那样。”

我的眼眶湿润了。这个曾经连课本都买不起的女孩，如今成了知识的守护者。我仿佛看见她踮着脚尖，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书架，就像在安放一个个珍贵的梦想。

我轻声说：“你做得很好。姐姐为你骄傲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传来抽泣声：“姐姐，我想你了……”

“等放假了，姐姐就回去看你。”我柔声说，“到时候，我们再一起看夕阳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小颜破涕为笑，“我还要给你看我新学会的数学题！”

挂断电话，我望着手机屏幕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我知道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，还有无数个这样的时刻，等待着我们用青春和汗水去点亮。而我们，将永远在路上，做那束照亮山那边的光。

之王”，那时珍稀且价高，他马上借钱购入20多只，在山林里建起养殖基地。万事开头难，养殖头三年没有收入，加上开始技术不成熟，时有孔雀死去，一只就损失几千上万元。当时，村里人质疑道：你在这山旮旯里，卖给谁？这倒没让他发过愁：在这互联网时代，只要养好了，不怕卖不出去。慢慢地，规模越来越大，三年时间，孔雀数量最多时达上千只。通过淘宝等网络平台，他以孔雀幼苗120元左右一只、成年孔雀600元到3500元不等的价格售出，赚到了创业以来超百万元的第一桶金。

一次在电视上，上海一位朋友养黑天鹅，年利润上千万元的新闻又激起了他内心的冲动，以1万元一只的高价入手了几只。本以为有了养孔雀的经验，养黑天鹅照样画葫芦即可。现实却给了他一个下马威：一些幼鹅经常刚孵出来就夭折了，每天死一只，却不知症结所在。经过不懈摸索，他终于找到了原因：幼鹅保温工作极其重要，如果成年鹅与幼鹅混养，极易造成幼鹅过早下水着凉，引发肠胃不适而生病。现在，他的基地一年幼鹅出售量能达到上千只，收益可观：一个蛋就能卖到400元，一只幼鹅刚孵出来卖800元，养一个月就值1000元。除去成本，利润能年入百万元。每逢节假日，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动物乐园，许多人带着小孩慕名远道而来观赏。

不知不觉，已是午餐时间。热情好客的后巷朋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，在门口的阳光下飘香：猪肝炒白菜、猪大肠炒大蒜、猪血煮芥菜、红烧肉、山粉饺、油豆腐、炸鱼干、煮白笋、炒油菜……真真是菜是农家鲜，肉是土猪香，酒是轩辕黄酒醇。暖暖的日头下，一桌老友，从12点多钟，一直吃到下午3点多钟。

回家后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，在后巷黄酒非遗展示馆一侧，一株枯死的十数米高的松树，那道劲有力的枝干，定格着一种不屈不挠。我想，它所展示的，正是后巷人的精神吧。

